

退庵隨筆

正一
冊

退菴隨筆卷十五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
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
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
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
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
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

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爲侯國作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

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閻百詩云此書決爲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

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奧傳習尤少
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絕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
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
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
隋李孟慙二家之疏定爲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
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
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清忠甫校定印本號爲精密較他本
爲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爲已佚今惟

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卽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槩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昔顧亭林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况注疏乎賈疏冗蔓鬱輻不及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代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以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今已無從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

子自成一家之書則可而明人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矣今惟阮芸臺先生校勘本稍存唐宋舊觀也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排纂成書者尙得其十之九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別爲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爲治儀禮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

興藝文志

文獻通考所引

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

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觀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只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卽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

疏繁賡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

甚分明何況餘子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

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

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

秩然不復以辭義輻輳爲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
之儀禮要義元敖繼公之儀禮集說我朝張爾岐之儀
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劉次白

鴻朝

曰周官之爲人口實者論者謂新室之所增

益也若儀禮乃周公之遺孔子所嘆爲郁郁者在聖人當
時未嘗不起以義而在後世亦未必盡順乎情善哉郝敬
之言曰儀禮有不宜於今日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
輒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禮女子旣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
三月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

於大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
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
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用豆用鼎祭祀之
孫爲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
子後父爲其母總也此皆禮之難用者也夫堯舜禹湯文
武之盛固非後世所及然卽聖人復生古禮之宜於今者
聖人復之其爲衆之所不安者聖人亦必不盡復也今禮
之爲有道君子所病者聖人去之其乖於人情而或大害
於義者聖人去之其適於人情而無大害於義者聖人亦

必不去也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爲根柢而以徐健菴尙書之讀禮通考爲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晰條分至爲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

以誦習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
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又作謝監獄文集序云謝綽中
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
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爲儀禮
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

以上
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
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
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
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澹集說禮學遂荒爲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冲遠修正義卽以二家爲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卽衛湜

人

之集說自言日編月削閱三十餘載而後成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澧之流益自郇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爲賅博去取復能精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已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想見其用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

以爲衛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澹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
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奧博不似澹注之淺明
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澹注之簡便又澹
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
餘蔭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澹書在當時卽不爲儒者所
稱朱竹垞至以免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
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爲無益是以
我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

欽定禮記義疏乃退澹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爲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爲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尙存近又有任鈞臺啟運禮記章句十卷定爲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

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王
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爲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
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
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爲
移掇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蒼
其精要足爲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爲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然其書
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
皆先聖人微言舊制不可不讀如夏小正爲夏時書所言